

# 葡萄牙音樂之旅

(原載於 2013 年 12 月 12 日澳門日報)

伍星洪

## 葡萄牙音樂之旅

### 第四樂章

十四日下午綵排的時間需要提前，因為獲得通知國際民歌節 (International Folk Festival) 約定於當日下午四時，在主教座堂為翌日在這聖堂舉行的閉幕彌撒的最後環節與我們一起綵排。至此，我才知道令我們今晚的音樂會提前一個小時和刪除兩個作品的民俗巡遊，正是這國際民歌節的項目之一。交流團意外地參加國際民歌節的原因是這樣的。

早前，林敏柔小姐來訊，交流團於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參與安卡亞主教座堂上午十一時的彌撒，恰巧在當地舉行的國際民歌節所邀請的十二個國家的團隊也參與其中，並舉行閉幕儀式，為這儀式所指定的歌曲是莫扎特的名作《讚美上主》(Laudate Dominum)。該民歌節的藝術總監 Cesrio Pereira 得悉我們當時正在安卡亞，於是建議我們每聲部至少兩名成員參加這作品的合唱部分，而負責獨唱的是里斯本國家劇院的男高音 Mrio Silva，伴奏的是臨時組成的小型民樂隊。就此，林小姐急於聽我的意見。

經仔細考慮及讀過有關樂譜後，我認為參加其中可行，但由兩個團體組成的交流團中每聲部至少派兩名成員在技術上有困難，“至少兩名”的意思也含糊不清。於是我要求解釋“至少兩名”的具體含義。對方回覆說，“至少兩名”是指參與民歌節的十二個國家的團隊，而不是指澳門的交流團，交流團可全團參加。終於我們答應了。

由於下午四時要交場，原已緊張的綵排時間更形不足，合唱與獨唱唯有相就，司琴亦表示需要時間熟習操作兩部風琴和與合唱配合，尤其司琴在經樓只能透過閉路電視與我和合唱團溝通，造成雙方起拍的時間有點不吻合，她希望在晚上八時前爭取到一些練習時間。

約下午四時，開始與國際民歌節的小型樂隊綵排莫扎特的 Laudate Dominum。指揮是一名年輕的葡國人 Duarte Dinis Silva，小樂隊中好一部分的樂器為中樂器，成員多為台灣人，就類似是一個民樂團。對這首歌，我一直擔心交流團的表現，心想綵排可能會很費時。然而，綵排了兩次便完成，指揮對合唱團的表現滿意。綵排時，我在聖堂的入口聽，交流團總算沒有出紕漏，樂團中卻有部分的中樂器聲音稍為猛了點。總體聽來還是可以的。

第三場音樂會於當晚八點半舉行，聽眾早已到場，既有當地市民，亦有遊客，出席嘉賓有特西亞島文化司司長杜雅特博士、湯瑪士波爾巴音樂學校校長蘇沙博士、葡國中央政府駐亞速爾代表卡特里奴、特西亞島教區副主教文第士

神父及羅沙神父、霍爾查斯博士等。

行程中三場音樂會，表現一場比一場好，可說是由熱身、進入狀態、穩定從容三個等級，這也是一般業餘團體的“正常”表現。最後一場儘管綵排時間不足，但各個環節都表現得從容和得心應手，且有超水準的表現，壓軸的《謝主曲》尤其值得鼓掌，聽眾讚賞不已。音樂會完後，嘉賓和部分聽眾都上前與成員交談和拍照留念。

其實，最後一場音樂會最後一項大合唱進行中，是出現過一些“險情”的。在綵排大合唱時，司琴沈穎瑤小姐在經樓上透過閉路電視與指揮和合唱團溝通，除了間有起拍有點不一的情況外，雙方合作尚算良好，經多次排練，基本已取得默契。但到演出時，司琴在熒幕上竟完全看不見指揮和合唱團的影像，僅看見熒幕上兩點白光在上下左右游動。據司琴事後說，她當時真有點不知所措，尚幸長期與嚶鳴合作，慣看指揮的動作，於是就憑那兩點游動的白光判斷指揮的拍子，終於順利完成演出。真為她抹一把汗！琴聲起拍延遲的原因有兩個可能性，其一是經樓在聖堂門口上方，合唱團在主祭台前，又因聖堂大，兩者距離較遠，且堂內聲音迴響亦不少，因而引致這種情況；其二或許熒幕顯示的影像與實際操作的時間有些微時間誤差而導致。至於司琴在演出時僅能在熒幕上看到兩點移動的白光，是因為合唱團員在演出時全穿着黑色的服裝，只看見指揮揮動的雙手在熒幕上顯示的兩點白光。

音樂會結束正是民俗巡遊開始之時。未幾，聖堂外遠遠傳來銅管樂和鼓聲，這先頭隊伍來至聖堂石級前臨時禁止交通的空地，便停止前進，在這裏作音樂和步操表演，真個樂鼓喧天，吸引了不少人沿途圍觀，場面好不熱鬧，就這樣，一隊一隊穿着不同民族服裝的隊伍先後在這裏載歌載舞，直至深夜。

終曲

八月十五日早上，我在酒店內，陸續遇到不少入住的旅客，他們都禮貌地向我打招呼，並以“maestro”稱呼我，相信這些旅客都是昨晚音樂會的座上客了。

聖母升天節向來是歐洲的大節日，交流團早已決定參加主教座堂早上十一時舉行的彌撒。在往聖堂的路上，多隊穿着色彩各異民族服裝的隊伍亦是同路人，有團員熱情地邀請他們一起拍照，滿途歡樂，充滿節日氣氛。聖堂內擁擠非常，尚幸大會早已為各隊伍留了座，但都不敷應用，站着的人也很多。莊嚴的禮儀開始了，包括交流團團長劉炎新神父的共祭司鐸，與各民族組別持着各式旗幟的代表魚貫而入，聖堂內有一隊伍即時歡唱本土聖歌，隨後各個環節都有指定的組別獻唱本土聖歌，其中大都有本土的樂器伴奏，且多以民俗唱法表達，聽起來很像民歌，也有無伴奏的和較嚴肅的。由於配合以唱歌的環節多，所以禮儀的時間頗長。最後，禮成了，國際民歌節也到了閉幕的時候，澳門交流團有序地排列在祭台前，小型樂隊亦已就位，莫扎特的名作 *Laudate Dominum* 的前奏在面帶微笑的指揮溫文地示意下溫暖地奏起，這一聲響便確定了這首歌的應有情緒，男高音配合着音樂的暖流，娓娓流暢地唱

將起來；合唱在適當的時候溫情地進入了，甜美柔和的歌聲主宰着聖堂內的氣氛，歌聲按指揮的指示由輕淡徐徐進入相對高漲的情緒；此時，獨唱的歌聲復起，在合唱和樂隊天衣無縫的相伴下，歌聲逐漸進入高潮，又漸趨輕淡，輕輕的 Amen 結束了若有若無的歌聲時，擠滿信眾的聖堂耐心地慢慢融化輕淡的餘音，直到完全靜止，熱烈的掌聲才爆響。國際民歌節宣告閉幕的同時，我們此行的既定任務也完成了，出奇地完滿地完成了。因為僅在這場合中，澳門交流團才作了真正意義的交流，與十二個國家的民歌團交流。

對這閉幕禮，隨行的陳炳輝後來向我憶述：“那天樂隊以及男高音和合唱團表現都很好，遠勝於前一天的綵排，綵排時樂隊的聲音太大了，破壞了整體聲音的平衡。正式表演時就截然不同了，樂隊奏得份外柔和，與男高音獨唱配合得絲絲入扣；合唱的輕輕進入，叫人感動，歌聲漸次熾熱而高亢，將整個會場氣氛推向了高潮。此時，我看見身旁兩名老者眼盈淚光，其中一名還摘下眼鏡揩抹呢。我認為交流團至此才真正與國際的團隊交流，為此行劃上完滿的句號。”

其實，對這閉幕禮的安排，我至今仍有兩個疑問：第一，無論綵排或正式表演，合唱部分祇由穿上橙色制服的澳門交流團擔當，與原定另十二個團隊每聲部派二人加入的構思不符。第二，這樣圓滿完成整個旅程，實在太巧合了，究竟在背後是誰的巧妙安排？

（三·完）

伍星洪